

一将难求

张正隆

47.必须到实地走走看看

刘亚楼讨厌几棍子打不出屁的人,讨厌懒散、不学无术的人。谁睡得早了点,他也不说话,进屋把灯打着,再把抽屉拉得“稀里哗啦”响,把你折腾醒。谁起来晚了,他进屋把窗打开,再拽一阵抽屉走人。

对人严,对己严,说干就干,干就得干出个样儿。布置任务,一条一条,精细严谨,明明白白。讲完了,问你有什么困难、要求。合理的,能够解决的,要人给人,要物给物,而且是马上就给,从不“研究研究”。点子又多,主意又快,放手让你去干。干得好,大会表扬,小会表扬,功劳全是你的。干砸了,大会批评,小会批评:你有困难找我呀?我这个参谋长是吃干饭的呀?不就是给你们解决困难的吗?你提出来解决不了算我的,现在哭爹叫娘算什么?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呀?这是打仗,要死人的,人死了就活不了!

东北局到哈尔滨后,分成前方后方两部分,部分党政军领导机关要转移到佳木斯去,有人把公家的东西也搬走了。刘亚楼火了,赶去火车站,见到一位老资格领导,问他知不知道东北局的规定。那人说一点家具,问题不大吧。规定就是规定,原则没有大小。同志哥,对不起了。刘亚楼说着一挥手,士兵们上车就往下搬。

二下江南,攻打德惠,有人不懂集中使用火力,把两个炮团平均分配下去。刘亚楼火了:你当是司务长发衣服,一人一套呀?

辽沈战役期间,来往于黑土地和西柏坡之间的电报,篇末和篇首大都是“林罗刘”,有时是“林罗刘谭”。据说,电文署名,开头曾把老资格的政治部主任、后来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谭政,写在前面。当时的参谋长,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刘亚楼,毫不“谦让”:什么“林罗谭刘”?“林罗刘谭”!换个人,可能就这么“林罗谭刘”下去了,直到“刘”以外的某个人,觉得不合适再更正过来。可那就不是刘亚楼了。一个才气横溢的,与中国传统风格不大协调的东北野战军参谋长。



在 15 倍望远镜里,天津城防工事历历在目。

鹿砦都是碗口粗细的木头,2 米来长,一排排成 45 度角迎面插埋地上。后面是铁丝网,有的地段用木桩拉扯成一排,有的还是滚筒状的。前后有 300 米左右的平坦地,那应该是雷区了。接下来是错落有致、可形成交叉火力的地堡群,最高的也不过两米左右,其间有交通壕通联。最后就是环城碉堡工事线的主阵地,碉堡更大也更坚固。城墙上下还有两三个人高的红砖水泥碉堡,显然是很久以前修筑的,只能成为炮兵的活靶子。

天寒地冻,护城河水结冰,侦察报告人可通过。守军在 3 米多高的城防线外斜墙上泼水,形成瀑布似的冰墙,在阳光下直刺眼睛,上面还拉着近两米高的电网。

为了扫清视界,同时防备我军攻击时利用作隐蔽物,西营门监狱附近南运河两岸栉比相连的民房,已被拆毁一空。在宜兴埠一带竟然纵火焚村,十余里一片焦土。

这帮狗东西!刘亚楼一边移动着手里的望远镜,一边在心头恨恨地骂着。

天津之战,是东北野战军首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实施的大规模攻坚战,也是解放军步兵、炮兵、装甲兵、工程兵等诸兵种规模最大的一次协同作战。打下天津,这没说的,他刘亚楼敢打包票,此刻堑壕中的每个士兵也都坚信不疑。问题是要打好仗,又要减少伤亡,避免各种意外的突发事件。作为前线总指挥,光在屋里听汇报是不行的,必须到实地走走看看。

围着天津转了大半圈,天黑回来路过复兴门外时,突然与一股敌人遭遇。对方手电筒直射过来,大声喝问“什么人”。趁敌人还未辨清的工夫,刘亚楼骂道:浑蛋!乱嚷嚷什么?叫共军听见了怎么办?话音未落,几支枪同时喷出火舌。

回到杨柳青指挥部,赵长青等几个警卫员把脸拉得老长:不让你去你非去不可,去也不能走那么远啊?真要出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?刘亚楼哈哈大笑:好兆头,好兆头,陈长捷没抓住我,他这回肯定没个跑了。

天津城北地势平坦,又无河流,便于大兵团展开。陈长捷便判断这里是共军的主攻方向,将 62 军和 86 军主力部署这里,加强防守。

15.罗斯有个姐姐

牧师领我们上楼,给我们看了一间宿舍。宿舍有点简朴,但是绝对干净,通风良好。床铺像军营里一样排列有序。我们还看了厨房、餐厅和一个工作室,最后来到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。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,墙角放着一个小火炉子,一面墙上挂着一块黑板,另一面墙上是刺绣的圣诗第一行经文。搁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几本书、一把算盘和一些零散的东西——松果、岩石和动物骨头——肯定是野外实习课上采集来的。一个年轻的男人坐着,在写字帖。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好像是班长,站在那里给全班同学读一本破旧的《圣经》。十五个学生坐成三排,听得很专心。我们走进进去时,男孩停住了。学生们又一次毕恭毕敬地站起来,脸色苍白、神色严肃地看着我们。

仍然独自坐在那里的教师大约二十八九岁,有一张奇怪的、扭曲的脸,褐色的头发蓬乱纠结。“这位是罗伯特·威克斯,他在伦敦事业有成,但是他选择到这里来一年,帮助那些不像他那么幸运的孩子们。威克斯先生,你还记得那个叫罗斯的男孩吗?”

“罗斯?他就是那个逃走的孩子。”“这位绅士就是大名鼎鼎的侦探福尔摩斯先生。他担心罗斯惹了麻烦。”“这不奇怪,”威克斯先生嘟囔道,“他以前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。”“哈利,你跟他是朋友吗?”“不是,先生。”班长回答。

“好吧,这间教室里肯定有人跟他是朋友,或许还跟他说过话,现在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他,对吗?”

短暂的沉默之后,后排一个男孩举起了手。他浅黄色的头发,非常瘦弱,年纪大约是十一岁:“罗斯有个姐姐。”

福尔摩斯问:“她在伦敦吗?”“是的。罗斯有一次谈到过她。她名叫萨利。罗斯说她在一家酒馆打工,叫‘钉袋酒馆’。”

如果不是伦敦有两家酒馆都叫“钉袋”这个名字,事情的结果就会完全不同。我们知道西尔狄区中心有一家,认为那大概是身无分文的街头流浪儿的姐姐打工的地方,便

直接去了那里。那是街角一个脏兮兮、不起眼的酒馆,木头缝里散发出馊啤酒和香烟的臭味儿,老板倒是很热情,在一条布满污垢的围裙上擦着一双大手,注视着我们朝吧台走去。

“没有叫萨利的人在这里打工。”我们说明来意后,他说,“以前也没有。”“我们在找她的弟弟,一个叫罗斯的小男孩。”

他摇摇头,说:“我也不认识什么罗斯。朗伯斯区还有一家‘钉袋酒馆’。你们应该到那里去碰碰运气。”

我们立刻出门回到街上,很快就乘坐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横穿伦敦,当时天色已晚,赶到朗伯斯区南部时,夜幕已经降临。那家钉袋酒馆老板是一个胡子拉碴、脾气暴躁的家伙,一个带伤的鼻子歪斜在脸上。

“萨利?”他问道,“是哪个萨利呀?”“我们不知道她姓什么。”福尔摩斯回答道,“只知道她有个弟弟,叫罗斯。”

“萨利·迪克森?你们要找的就是那个女孩?她有个弟弟。你们可以在房子后面找到她。但你们从她那里恐怕得不到什么消息。她不是一个爱说话的姑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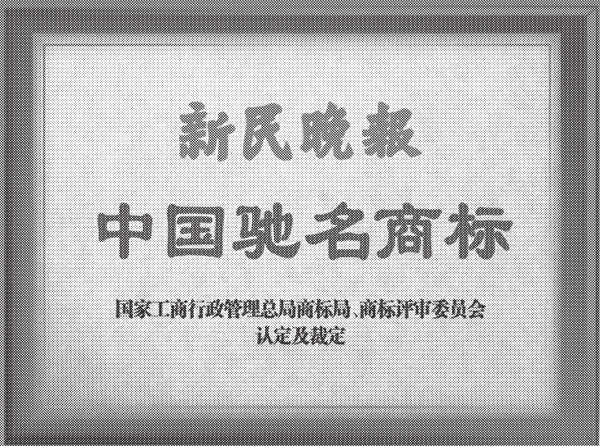
酒馆后面有个院子,刚下过雨,地面的石头还湿着,闪闪发光。院子里堆满各种各样的废品,五花八门的东西在院墙边堆积如山,我忍不住纳闷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。我看见一架破钢琴,一个儿童木马,一只鸟笼,几辆自行车,还有一些破桌子破椅子……各种家具,没有一件是完整的。这边是一堆破板条箱,那边是几只运煤的旧麻袋,天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东西。此外还有碎玻璃,大量的纸片,扭曲的金属垃圾。而在这一堆大杂烩中间,有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女孩,光着双脚,穿着在这天气里过于单薄的衣衫。她正在清扫那点有限的空地,也不知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。我看出她跟她弟弟长得很像。浅黄色的头发,蓝色的眼睛,如果不是沦落到这种境地,应该说是个漂亮姑娘。然而,从她轮廓鲜明的颧骨,骨瘦如柴的手臂,以及双手和面颊上的污垢,都能看出贫穷和苦难的摧残。当她抬起头来时,脸上表现出的只有怀疑和蔑视。只有十六岁!她有着怎样的身世,使她流落到了这里?

丝之屋



【英】安东尼·赫洛维兹

品牌力量



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

荣获“中国驰名商标”称号

- 《哥伦比亚新闻评论》2009 年“中国标杆品牌”。《新民晚报》再次成为上海上榜媒体。
- 中国新闻研究中心公布,新民晚报为上海市影响力最大的报刊之一。
- 中国广告主长城奖,新民晚报荣获 2009 年度服务广告客户最佳媒体称号。
-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合作媒体。
- “2010 年世界日报发行量前 100 名排行榜”,《新民晚报》以排列第 52 名上榜,成为上海地区入围媒体。
- 2010 年《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》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在北京发布,《新民晚报》位居第 129 位,是上海地区进入榜单的媒体,品牌价值从 7 年前的 44.67 亿元,节节攀升到了去年的 70.98 亿元。